

CHAGUAN

## 北京寄来的红枣

王明东

初冬的一天傍晚，手机跳出条短信：“邮件已送交你单位门卫。”我忙叫正在外面采访的儿子拐个弯去瞅瞅。很快有了回音，包裹来自京城海淀区厂洼街。

叔婶寄枣过来有七八个年头了。只是今年比往年提前了十多天。寄枣的起因还是赴京请老将军们为筹建的相山将军碑林题字时，到府上看望二老兼求字。待客果盘里品种五六个，唯有干枣红里透亮，格外诱人。填嘴里一嚼，嗬，皮薄、核小、肉嫩。我禁不住连连称赞：“这枣比咱家乡的甜，好吃！”想不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年，老人给我家寄来红枣。后来知道，枣子不光好吃，还有段小插曲呢！1990年，叔叔晋升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军区司令员。在深入一线部队视察时，看到训练场旁大片山坡因干旱，像斑秃，连草都长得稀稀拉拉。他对官兵说：“枣树耐寒耐旱，不论是高山还是荒滩，哪怕插入岩石缝中，它都会扎根抽芽结果，奋力生长。枣树浑身是宝，果可食，叶饲牛羊，树干是硬杂木，宁断不弯，是做房梁、做家具的上好木材。咱们新疆地广人稀，荒坡多，可广栽枣树呀！”……后来叔叔从兰州调到沈阳军区，接下来又进京城任职，老战友却一直没忘寄些新疆的枣子给老首长。当然，叔婶每回收到枣子也都寄些礼品答谢。

卢梭说过：“没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任何一种感情都是双向奔走。叔婶寄来的红枣虽值不了多少钱，却让晚辈心里不安。毕竟叔叔是那么高级别的人物，又都上了岁数。以前，我进京都捎些家乡特产口子酒。叔叔过去是海量，半斤八两啥事没有。抗美援朝第五战役反击战告捷，中朝两军阵地前联欢，山脚村里走来了两位老人，抱着一个缠着红绳的大坛子，紧跟着的阿妈尼拎着一小篮枣。庆功咋能没有酒呢？可仅这一坛酒又咋喝？双方首长凑一起一商

量，决定双方各选个校官作代表，来个一比高下。时任副团长兼参谋长的叔叔代表志愿军出战。首长鼓劲加油：“胜了，咱给立功授奖！”摆擂斗酒，古而有之。采取论打喝，12小杯为一打，两打算一个回合，红枣做下酒小菜。可到哪找酒杯呢？天大事难不倒冲锋陷阵的军人。地上机枪的弹壳不可当小酒杯吗？三个回合下来，没决出输赢。再战，第七打，叔叔喝成关公脸。那位人民军团长却喝成现场“直播”，翻江倒海，吐得一塌糊涂，败下阵来。后来有人说，叔叔一生立功十多次，其中有个小功三等功，是那次立的，并戏称其为“共和国军人喝酒立功第一人”。不过这充其量顶多算上名人轶事，因为缺乏文字记载和考证。岁月蹉跎，廉颇老矣，加上动过一次手术，和酒有着60载亲密关系的老将军只能对酒兴叹，由豪饮变为滴酒不沾了。我和家乡人去京也很少再捎口子酒，改为带香油、花生等土特产。

我每回收到北京寄来的红枣，会马不停蹄送给爹娘，想给老人个惊喜。“这枣是甜哪！”94岁的老人尝了两颗枣，笑开了脸上皱纹：“你叔婶做事是讲究，尤其讲礼仪。”接下来父亲又说起那件已不知说过多少回，令他充满自豪和感动的家事。1998年11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的叔叔王克要来参加纪念淮海战役胜利50周年活动。专机降落在徐州白云机场，参加完徐州的纪念活动，来到淮北已是掌灯时分。和南京军区、安徽省军区及地方官员会面略作寒暄后，正准备安排进餐厅，叔叔突然转脸问秘书：“淮北的哥嫂来了没有？一起吃个晚饭。”我不由一愣，花椒掉饭锅里——麻烦了。按照市委接待组的事前计划，叔叔晚餐后八点钟再见我父母。哪想到叔叔十四五年跑去当兵打小日本，四十五年了，还记着家乡的老皇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宴后见兄嫂，

多少有些失礼欠妥。当时二老还没用上手机，打家里座机没人接。让一大帮搞古时最小的也算是六品文武官员，坐等一对没村民小组组长级别高的老人吃饭，真有点过意不去。还是市公安局长的脑瓜好使，让我乘他的坐骑去找。一马路二马路兜了两圈，终于见正从理发店走出的爹娘，耽误大家到7点半才开席。各路大员尤其是部队司令、政委很想趁饭后陪总后首长聊聊天，叔叔却陪我父母拉呱到9点多……

人们的记忆像只筛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会像尘埃那样随风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会有许多留在脑海，如同石匠雕刻在高山悬崖上的字，任凭风雨剥蚀，一直光彩动人。父亲又把颗红枣塞进满口假牙的嘴巴，长叹一声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我弟弟之所以能当那么大的官，除了打仗有勇有谋，和他重情重义重礼节分不开呀。宽仁大爱，这是共产党干部老传统，心里装着百姓，百姓才能拥护你，坐稳江山哪！”说完把手机递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你叔婶，枣子收到了。咱全家人感谢他们哪！”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有着阳光般的温暖。

在本文就要画上句号时，我想起1985年《解放军文艺》登载的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一个故乡》中，有这么一段最后走向人民反面、骨灰被移出八宝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小组的顾问谢富治。大饥荒年月，已浑身浮肿的谢富礼千里赴京向哥哥求救，泣告娘和弟弟都已断粮。谢副总理斥责弟弟，不许诬蔑大好形势，更不该在这个时候来京。第二天，亲兄弟在不快中分手。从这天开始到11年后谢富治辞世，这位高官没回过家乡，没给家里面写过一封信。家里人接到国务院要他们去京参加谢富治追悼会通知，没有一人动身。几天后有官员询问，谢富礼说，家人忘了……

## 五四，舞动青春

(组诗)

画 虹

## 老青年

清新的暮春  
几位老青年  
从东山到相山、雀尾山、白龙山  
爬过七个山头，最终抵达饮马泉  
日头高照，天空湛蓝  
我拖着一双不被看好的腿  
居然走了七八小时

## 一路都被引领

电视塔的塔尖  
相山庙的庙顶  
山风的浩荡  
叶子尖锐的叫声  
一览众山的豪情

树荫下沐风打尖  
登山棍剑指苍穹  
翠雀花、紫雏菊、红樱桃  
褶皱的岩石  
被坚硬的山风  
吹着沧桑的脸

## 白茅草

山风加急  
漫坡白茅草  
翻滚热浪  
不由分说，跳进草海  
顶着瓦蓝的天  
我游起了自由泳

## 显通寺

登上山顶  
第一次  
以俯瞰的视角  
观显通寺  
丛林掩映下少了许多威严  
却依然记得  
我的第一次许愿  
给了她  
空中相见  
心里平添  
一份默契与安稳

## 白龙山

沿山脊前行  
我们行走在龙背上  
不知谁插于山顶的一面红旗  
风中猎猎招展  
大风起兮  
一时千军万马嘶鸣  
乱发飞舞  
豪情四溢  
手中登山杖一挥  
此刻，我是征战沙场的将军

## 翠雀花

干枯的山坡  
深一脚浅一脚  
竟然有一片花开绝美的地方  
躺倒，遐思  
被遗忘的相思蓝  
没有一个词语可以承担  
很快，一群蓝雀围攻  
频频扇动羽翼  
索要久违的爱情

## 红樱桃

爬上树  
四周嘟满殷红的小嘴  
难以抵挡的青春  
汁红欲滴，近距离  
索吻

中老铁路开通  
营运礼赞

惠景章

中老共建友谊路，  
战略对接硕果丰。  
昆明万象逾千里，  
巨人澜沧一日程。  
隧道桥梁占七分，  
洞内空中照飞行。  
特设栅栏护野象，  
绕避岩溶保文明。

游西湖  
公园感怀

梁永坚

嫣红余月灿苍颜，  
吾与乡贤湖结缘。  
睹柳宣情追慰老，  
看篁升节逐思前。  
朝阳解语生涯事，  
暮雨诠释言日暮篇。  
触景驰怀勤奋臂，  
总教秋实贮圆。

## 回忆祖母

赵 翠

相城的天刚到五月，夏的气息早已萌发。前几日还艳阳高照，这几日却又下着淅沥的雨，像游离的思绪，挥之不去。有几次梦见了祖母，醒来决定去看望她，起身的那一刻，才发觉她已离开我三年了。

祖母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性格刚强执拗，认识她的都说是个能人。她大字不识一个，却是当年村里最能做活的妇女，割麦、挑水、犁地、做饭，样样都是“好把式”。祖母年轻的时候能扛起二百斤的麻袋，连村里的壮劳力都自愧不如。

记忆里，祖母天天要下地干活，夏顶烈日，冬吹寒风，一年四季不辞辛苦。有时为了补贴家里的生活，祖母还会到街上捡拾废品，各种稀奇古怪的都有，家里常常堆积如山。我们都觉得挺丢人，可是怎么劝也不听。有一次她神秘兮兮地问我：知道上次废品一共卖了多少钱吗？一千多元！我听了感觉很是心酸。她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辛劳。

父母常年在外奔波，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也攒不了几个钱，还要抚养四个子女，日子过得拮据。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祖母靠着对生活的执着，对家庭的责任，硬是扛起了所有。印象中，平日的夜晚，祖母总是坐在昏黄的灯下穿针引线，缝缝补补。我们兄妹几人的衣服，都少不了祖母的一针一线。每当遇到衣服炸线时，我都会回忆起那些工整整的针脚，以及那无声无息的爱。祖母还会用碎花布做虎头鞋，有时候放到人家店里寄卖，每双也能卖几十块钱。祖母自己省吃俭用，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她知道挣钱不易，所以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去市场买菜，一定要买打折的。我记得一次她买菜回来，里面有

一袋豆芽。我打开一看，几乎都是半截的，还有一些烂掉了。她说这是人家剩的最后一点豆芽，本来要倒掉，但是拣一拣还能吃，就拿了回来。当时我并不理解，还埋怨她几句：这样的菜也能吃？！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她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和辛劳抚养着我们，用最朴素的一言一行教育着我们，一定要艰苦朴素，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本。

祖母没上过学，不会讲大道理，经常对我们说：“眼是孬种，手是好汉”，意思是说人的眼睛看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害怕退缩，而人的双手却是英雄好汉，无论多难的事，只要去做，都能把它做好。记得小时候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难题，和我一样“看戏”的防疫执勤人员竖起了大拇指，仿佛是为遵守防疫规定的两位老人，也为每一个积极参与防疫的公民。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深情吟诵《游子吟》这首诗。他说，这首诗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三十多年来，祖母的教诲早已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积极进取、勇毅前行、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如暗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温暖了奋斗的岁月，而她沉淀着智慧的人生哲学和良好家风，时时刻刻激励着我，让我受益终生。

## 愿做人间温暖的客

张钟方

处，和我一样“看戏”的防疫执勤人员竖起了大拇指，仿佛是为遵守防疫规定的两位老人，也为每一个积极参与防疫的公民。

有人戏说“防火、防盗、防女司机！”呵呵，我也跟那些传说中的女司机差不多，比如倒车，一般都是听响为止。

要知道孩子们学校门口，特别是放学时间，因为放学时间统一，家长们也仿佛都是约好了一起来的，那车咋停呢？

远远地就看到菜市场门口一辆脚蹬三轮车跟前，两位老人正在互相埋怨着什么。走近了，才听明白：“你说那怎么办？也不知道这个商店什么时候能开门，不然也没地方买去。你说你不在口袋里装一个口罩备着，现在到哪儿都得戴口罩，不然进不去。”老大爷一脸无辜地说：“你说你的包里啥都能放下，我还要口袋干嘛？幸亏刚才上厕所免费，不然，你在女厕所里不出来，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还得憋出毛病。”老太太像是被人揭了短一样，恼羞成怒地说：“我的包就是大，连你都能装下，哼！给你的手机，不要再放我包里，你不戴口罩来，那你就站在门口等着吧！”老大爷呆若木鸡一般慢悠悠地说：“那你一会儿买几十斤葱秧子，我不进去，谁背出来呀？”看呆了一般的我，顺手从包里掏出一个新口罩，笑呵呵地说：“阿姨，把这个口罩给大爷吧。”气氛瞬间温和，老大爷像个孩子般羞涩的接过口罩。像是我不小心偷窥了他俩的亲密行为一般，大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丫头，谢谢，谢谢你！要么，大娘给你一块钱吧，可好？”如释重负一般的我，笑呵呵地说：“不客气，大娘，这是我给你们备着的，家里还有呢，不要钱，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大爷，大娘说得对，您老以后在口袋里装一个口罩，要养成习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愿我们每个人能做到：“对无用之人，亦有体贴之心；对无利之事，仍尽分内之责。”



晚霞映相城 许培社 摄

## 我的大哥

郭天鹰

我的家在安徽北部一个偏僻的农村，兄妹五人，我排行老四。

由于孩子多，家中非常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绝不为过。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国家工业上马。那时的我，刚刚七岁。我依稀记得，在父母的反复叮咛中，十八岁的大哥随着建设大军来到安徽蚌埠空压机厂，参加了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大哥，作为学徒每月只有两元钱的补助，别人家的孩子都写信给家要钱，可作为家中长子的大哥，深知家中困难，硬是从牙缝中省出一元，帮助父母。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大哥又从自己每月28斤的定量中省出几斤通用粮票，寄回家，帮助父母和弟弟们度过灾荒。1960年春天，大哥又把浑身浮肿的母亲接到蚌埠，住了一个多月，一直到收麦才回来。大哥就是这样顾家的，年纪轻轻，扛起了本不该属于他的责任。

1961年，大哥回家探亲。父母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大哥结婚，并且都已经定好了婚期。当大哥返回准备请假时，却得知台湾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并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国家面临危机。大哥毅然推迟了婚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期间，大哥随部队转战在青藏线上，冒着严重的高原反应，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西藏、青海、新疆、内蒙、东北、

就是我的大哥。

2021年清明节，我和大哥相约去给父母上坟，当八十二岁的大哥看到在农村生活的七十四岁的三哥的生活条件不好时，他毫不犹豫地掏钱帮助他。看到这一幕，我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大哥已经年逾八十，但弟弟们的冷暖温饱仍然牵挂在心中。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今天，有几人能做到这一年？

去年四月二十日，我在杭州参加过孙女的婚礼后回来，路过蚌埠。我去看望大哥，进入小区大门，在濛濛的细雨中，我看到大哥在路旁等我，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就是眼前这个个头不高的大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道德标杆，大哥的肩膀并不宽，但他却承担起了对家庭乃至国家的责任；在父母面前，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大哥是善良的；在妻子需要照顾时，信守承诺，毫无怨言，大哥是重情守信的；在兄弟需要帮助时，他的慷慨大方令那些一掷千金的土豪们自愧不如；在国家面临危机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国尽忠，没有丝毫的怯懦，大哥是勇敢的。古人对君子的定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哥并不富有，一辈子靠薪资过日子，他虽不能兼济天下，却接济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他的精神财富，足够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享用终生。陪伴在父亲身旁，为父亲尽孝。

四川、陕西都留下了大哥戍边的足迹。大哥的婚期也从1961年推迟到1964年。

尽管三年灾荒过去，但我家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好转，从当战士时的每月六元津贴，到后来转士官后每月十几元的工资，除留下一点购买必需品外，大哥全部寄往家中。用大哥的话说，当兵七年，没有一年不欠账。1970年，三哥结婚，家中穷得盖不起房，大哥在和大嫂商量后，毫不犹豫地让出自己的婚房。这一让，就是一辈子。这就是我的大哥。

1971年，大哥生孩子时，产后感染，高烧41℃，经过抢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全身瘫痪，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大哥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大嫂和孩子，还要多方寻医问药，积极帮助大嫂康复。其困难可想而知，可大哥一句怨言没有，不离不弃。在当时，在城市工作的人员中，如此细心地照顾农村户口的瘫痪妻子，有几个人能做到？大哥做到了，做的是那样好。

改革开放以后，大哥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可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在父母需要赡养时，大哥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凡事都考虑在前，该花钱时，自己第一个拿出来。2015年，父亲九十四岁高龄，大哥也已经七十六岁，也到了需要别人照顾的年龄，但大哥决不放弃自己的责任，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足够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享用终生。